

魯迅手稿選集四編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鲁迅手稿选集四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

鲁迅手稿选集四编

编辑者：北京鲁迅博物馆

出版者：文物出版社

制版者：文物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者：外文书局印刷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一九七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一元

787×1092毫米 1/16 10 1/2印张

统一书号：7068·352

出版说明

一、《鲁迅手稿选集四编》在当前批林批孔斗争深入开展的时候出版了。这一编收印文稿二十四篇，全是鲁迅后期的杂文。『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这也可以从他许多批判孔丘的文章中得到说明。鲁迅文章的手稿，保存下来的只占他全部作品中的一小部分，有些在本书的前三编中已经出版了，从这一编收入的一部分鲁迅批孔文章手稿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鲁迅对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所进行的严肃斗争，可以学习鲁迅始终一贯地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革新，反对复古；坚持批孔，反对尊孔的彻底革命精神。

举下面几篇文章为例：

《运命》，对孔孟鼓吹的『天命论』和鄙视妇女，摧残妇女的反动思想，作了深刻的批判；并且指出：历代的『尊孔名儒』，都是一些没有『坚信』、毫无『特操』的形形色色的骗子。

54061/01

《病后杂谈》中讲到，「『君子远庖厨也』就是自欺欺人的办法。」表面上『君子』是『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觳觫』的，等到烧成牛排，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地大吃大嚼。文章深刻揭露了孔孟和孔孟之徒都是这样的伪君子，是一群把『仁义』挂在口头上，把杀机藏在肚子里的反革命两面派。

《论俗人应避免雅人》中讲到，『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是『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几句话，就把孔孟思想的反动性、虚伪性生动地揭示出来了。

《隐士》告诉我们：历来读过『圣贤』书的士，不管他们在『登仕』，还是在『归隐』，都是靠劳动人民的血汗养活的。文章有力地批判了孔孟的『学也，禄在其中矣！』『无野人莫养君子』的反动说教。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讲到，『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一针见血地批驳了孔丘宣扬的『中庸之道』，和『礼之用，和为贵』的谬论。

.....

类似这样的批孔内容，在本编中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本编中《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介绍了从《五四》到一九二六年中国现代小说的作者、作品和他们所属的文学团体。《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反革命文化《围剿》，在一九三五年对进步出版事业大施迫害，查禁了许多文艺书籍。四、五十年过去了，这两篇文章中所讲到的许多作者、译者，那些是真正的革命战士，那些是时代的落伍者，那些是混在革命队伍里的《蛀虫》，今天都已了了分明。历史是无情的。这些变化正反映了革命事业在斗争中不断地向前发展。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指出的：『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大约集成时本已各个不同，后来更各有种种变化。』鲁迅是清醒的，他早就预见到这样的『种种变化』。小范围的一个文学团体是这样，在更大范围内的情况也是这样，它的成员总是在『变化』，总是要受到时间的检验。今天我们看见文稿中提到的一些当年混入过进步文艺战线的叛徒、特务、托派、汉奸和机会主义分子的名字及他们的『作品』，这正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文艺队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断分化，看到了历史对这些叛徒、特务们的辛辣讽刺和严正惩罚。

三、本编最末一篇文章，『当我加入自由大同盟时，……』是解放后从鲁迅遗物中发现的，没有刊载过。文章原无题目，也没有注明写作年月，根据文章中讲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创刊的《越风》，参照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鲁迅写给黄萍荪的信，我们估计这篇短文大概是一九三五年底或一九三六年初写的。

四、编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希望读者指正。

编者

一九七四年四月

目 录

一、	『非所计也』	作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	见『南腔北调集』
二、	『两地书』序言	作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见『两地书』
三、	学生和玉佛	作于一九三三年	见『南腔北调集』
四、	看肖和『看肖的人们』记	作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见『南腔北调集』
五、	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	作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见『集外集拾遗』
六、	选本	作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见『集外集』
七、	忆韦素园君	作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日	见『且介亭杂文』
八、	忆刘半农君	作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	见『且介亭杂文』
九、	从孩子的照像说起	作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	见『且介亭杂文』
一〇、	运命	作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见『且介亭杂文』
一一、	病后杂谈	作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见『且介亭杂文』
一二、	『集外集』序	作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见『集外集』和『且介亭杂文』
一三、	论俗人应避雅人	作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见『且介亭杂文』

一四、叶紫作『丰收』序

一五、隐士

一六、『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一七、『京派』和『海派』

一八、『题未定』草（一至三）

一九、『靠天吃饭』

二〇、『题未定』草（五）

二一、肖红作『生死场』序

二二、『题未定』草（六至九）

二三、后记（注一）

二四、『当我加入自由大同盟时，……』（注二）

作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

作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作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

作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十四日

作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

作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

作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六日

作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作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十九日

作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未发表

注一：『后记』一文系『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

注二：『当我加入自由大同盟时，……』一文，原稿无题。

另頁起

空行

3
一九三二年

空行

非所計也

5
新年第一回的日申報（一月七日）用日要電告訴我們：日陳（外交總長
印友仁）與芳澤友誼甚深，外交界觀察，芳澤回國任日外長，東省交涉可望以陳之
私人感情，得一較好之解決云。

中國的外交界看慣了在中國什麼都是日私人感情，這樣的日觀察，厚也些
足怪的。但從這一個日觀察中，又可以日觀察出日私人感情在政府裏之重要。

然而同日的日申報上，又用日要電告訴我們：日錦州三日失守，連山海
中線告陷落，日陸戰隊到山海關在車站懸日旗……

而同日的申報上，又用要聞告訴我們陳友仁對東省問題宣言云：
「……前日已命令張學良固守錦州，積極抵抗，今後仍堅持此旨，決不稍變，即不幸而挫敗，非何計也。……」

然則友誼和私人感情，好像也如國恥以及公理，正義之類一樣的效果，暴日似乎不像中國，專備這些的，這真只得不幸而挫敗，非何計也了。

也許憂國志士，又要上京請願了罷。當然，憂國熱忱，是殊堪嘉許的，但第一自然要不越軌，第二還是自己想一想，和內政部長衛戍司令諸大人友誼怎樣，私人感情又怎樣。倘不甚深，據內政界觀察，是不但難得一較好之解決，而且——請恕我直言——恐怕仍舊要有人自行失足落水淹死的。

所以未去之前，最好是擬一宣言，結末道：即不幸而自行失足落水淹死，非何計也！然而又要受悟這說的是真話。

十一月八日△△△

4
兩地書 序言

這一本書，是這樣地編起來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我得到齊野，靜農，叢蕪三個人署名的信，說軟園于八月一日晨五時半，病歿在北平同仁醫院了，大家想搜集他的遺文，為他出一本紀念冊，問我這裡可還有藏他的來信沒有。這真使我的心突然緊縮起來。因為，首先，我是希望着他能够全愈的，雖然明知道他大約未必會好；其次，是我雖然明知道他未必會好，却有時竟沒有想到，也許將他的來信統統毀掉了，那些伏在枕上，一字一字寫出來的信。

我的習慣，對於平常的信，是隨意隨毀的，但其中如果有些議論，有些故事，也往往留起來。直到近三年，我纔大燒毀了兩次。

五年前，國民黨清黨的時候，我在廣州，常聽到因為捕甲，從甲這裡看見乙的

信，于是捕乙，又從乙家搜得丙的信，于是連丙也捕去了，都不知道下落。古時候有牽牽連連的瓜蔓抄，我是知道的，但總以為這是古時候的事，直到事變給了我教訓，我纔分明痛悟了做今人和做古人也一樣難。然而我這是漫不經心，隨隨便便。待到一九三〇年我簽名于自由大同盟，浙江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墮落文人、勇進等口時候，我在棄家出走之前，忽然心血來潮，將朋友給我的信都毀掉了。這並非為了消滅口實為不軌口的痕迹，不過因為因通信而累及別人，是很無謂的，況且中國的衙門是誰都知道只要一碰着，就有多麼的可怕。後來逃過了這一關，搬了窩，而信札又積起來，我又隨隨便便了。不料一九三一年一月，棄家被捕，在他衣袋裏搜出有我名字的東西來，因此聽說就在我。自然囉，我只得又棄家出走，但這回是心血來潮得更加明白，當然先將所有信札完全燒掉了。

因為有過這樣的兩回事，所以一得到北平的來信，我就擔心，怕大約未必有，但這是翻箱倒篋的弄了一遍，果然，無踪無影。朋友的信一封也沒有，我們自己的

信倒弄出來了。這也並非對於自己的東西特別看作寶貝，是因為那時時間有限，而自己的信至多也不過蔓在自身上，因此放下了的。以後這些信又在饕餮的丈火條下，躺了二三十天，也一點沒有損失。其中雖然有些缺少，但恐怕是自己當時沒有留心，早經遺失，並不是由於什麼官災兵燹的。

一個人如果一生沒有遇到橫禍，大家決不另眼相看，但若坐過牢監，到過戰場，則即使他是一個萬分平凡的人，人們也總看得特別一點。我們對於這些信，也正是這樣。先前是一任他墊在箱子底下的，但現在一想起他曾經幾次要打官司，要連破火，就覺得他好像有點特別，有些可憂似的了。夏夜多蚊，不能靜靜的寫字，我們便照年月，將他編了起來，因此而分為三集，統名之曰「兩地書」。

這是說：這一本書，在我們自己，一時是有意義的，但對別人，却並不如。其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文辭呢，我們都未嘗研究過「尺牘精華」或「書信作法」，只是信筆寫來，大背文律，活該進「文章病院」的。

最多。所謂的又不外乎學校風潮，本身情況，飯菜好壞，天氣陰晴，而最壞的是我們當日浪漫天幕中，出明莫辨，謂自己的事倒沒有什麼，但一遇到推測天下大事，就不免胡塗得很，所以凡有欣欣鼓舞之詞，從現在看起來，大概成了夢囈了。如果要恭維這一本書的特色，那麼，我想，恐怕是因為他的平凡罷。這樣平凡的東西，別人大概是不会有，即有也未必存留的，而我們不然，這就只好謂之也是一種特色。

然而奇怪的是竟又會有一個書店願意來印這一本書。要印，印去就是，這倒仍然可以隨隨便便，不過因此也就要和讀者相見了，却使我又得加上兩點聲明在這里，以免誤解。其一，是：我現在是左翼作家聯盟中之一人，看近來書籍的廣告，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即飛昇，連他孩子時代的啼哭也合于革命文學之概，不過我們的這書是不然的，其中並有革命氣息。其二，常聽得有人說，書信是最不掩飾，最顯真面的文章，但我也並不，我無論給誰信，最初，總是敷敷衍衍，只是心非的，即在這一本中，還有較為緊要的地方，到後來也還是往往故意寫得含糊，

因為我們所處，是在「當地長官」，部局，校長……，都可以隨意檢查信件的程度裏。但自然，明白的話，是也不少的。

還有一點，是信中的人名，我將有幾個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壞，並不相同。此外，或則怕別人見于我們的信裏，于他有些不便，或則單為自己，覺得又是什麼「聽信同審」之類的麻煩而已。

回想六七年來，環繞我們的風波也可謂不少了，在不斷的掙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罵誣譏的也有，但我們堅咬了牙關，却也已經掙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間，含沙射影者都逐漸自己沒入更黑暗的地方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兩個不在人間，就是漱園和柔石。我們以這一本書為自己紀念，并以感謝好意的朋友，並且留給我們的孩子，給將來知道我們所經歷的真相，其實大致是如此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魯迅。

學生和玉佛

一月二十八日，申報。號外載二十七日北平專電曰：故宮古物即起運，北甯平漢兩路已奉令備車，團城白玉佛亦將南運。

二十九日，漢外又載二十八日中央社電傳教育部電北平各大學，略曰：據各報載榆同共鑒之際，北平各大學中既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均經調查確實。查大學生為國民中堅份子，詎容妄自騖擾，敗壞校規，學校當局迄無主報，跡近寬縱，此屬非是，仰該校等迅將學生逃考及提前放假情形，詳報核辦，並將下學期上課日期，併報為要。

三十日，陸蔭丈人周勳軒先生見之，有待歎曰：

寂寞空城在，倉皇古量遷，既兒大難，面子靠中堅。

騖擾詎云妄？奔逃只自慚；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錢。